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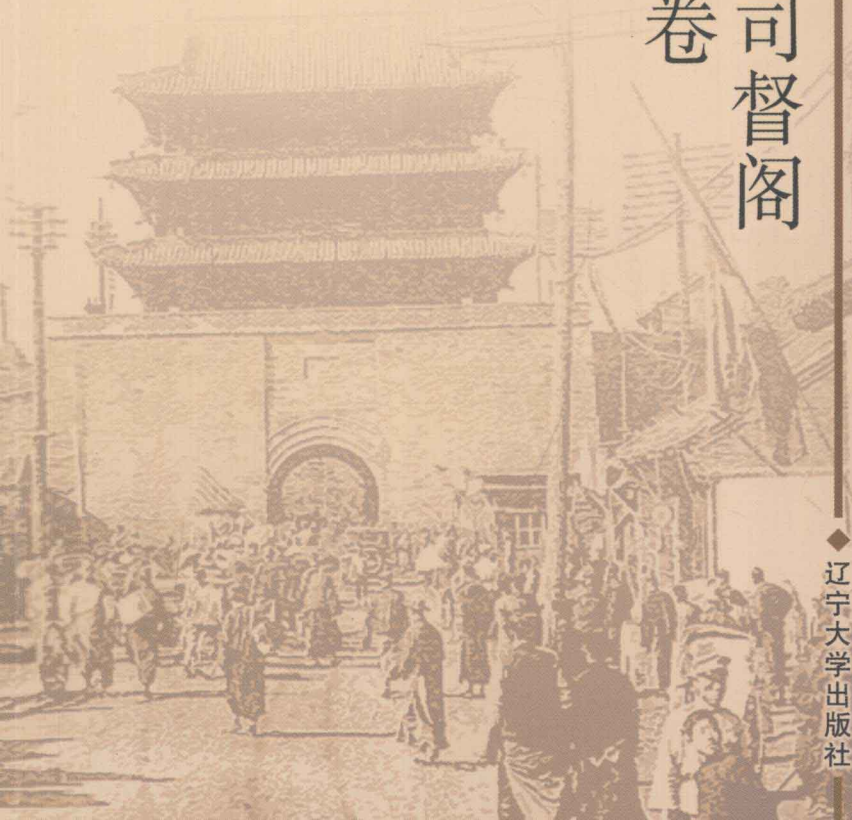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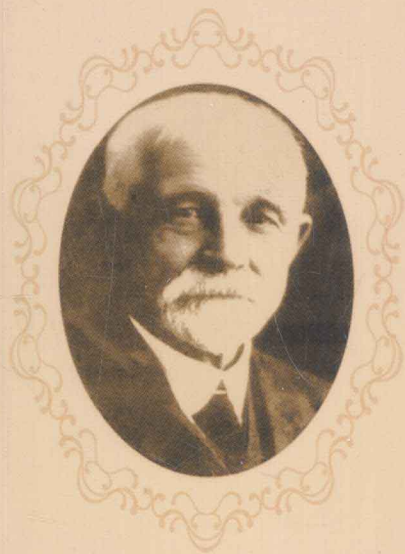
长篇报告文学

盛京医事

东北现代医学奠基人司督阁
与盛京医院的历史绘卷

陈醒哲 著

◆ 辽宁大学出版社



长篇报告文学

盛京医事

东北现代医学奠基人司督阁
与盛京医院的历史绘卷

陈醒哲 著



◆ 辽宁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盛京医事：东北现代医学奠基人司督阁与盛京医院
的历史画卷/陈醒哲著. —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
2012.3

ISBN 978-7-5610-6675-1

I. ①盛… II. ①陈… III. ①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48317 号

出 版 者：辽宁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中路 66 号 邮政编码：110036)

印 刷 者：盘锦日报印务中心

发 行 者：辽宁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幅面尺寸：170mm×240mm

印 张：28.5

字 数：480 千字

出版时间：2012 年 3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崔利波

封面设计：徐澄玥

责任校对：金 山

书 号：ISBN 978-7-5610-6675-1

定 价：50.00 元

联系电话：024—86864613

邮购热线：024—86830665

网 址：<http://www.lnupshop.com>

电子邮件：lnupress@vip.163.com

自 序

白山皑皑，
黑水汤汤，
司公之风，
山高水长。
.....

读着这样的诗句去仰望一位历史上值得永远缅怀的国际友人，我的思绪总是难以平息，我的敬意总是难以止息。这个值得永远缅怀的国际友人就是世界著名眼科医生、医学教育家、医学传教士、社会活动家和慈善家——杜格尔德·克里斯蒂爵士。他的中文名字叫司督阁。

司督阁于 1855 年生于英国北部的苏格兰，“幼即聪颖，长更颖悟，每试则列前茅，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传教士学院。其医术精妙、医德高深，且充满基督牺牲救世之精神”。

1882 年，司督阁“不以一己之学术有成，生活安逸为满足，反以既得神厚恩，必须施之于众为己任，故不避艰险，重洋远涉”，偕同新婚妻子伊丽莎白·黑斯蒂·史密斯，从爱丁堡来到中国，在满洲盛京城（奉天、沈阳）施医办学整整 40 年。

司督阁把自己人生中最美丽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中国；把自己对真理的传播、对医学事业的贡献留给了中国；把自己所有的财富也留给了中国，他的第二故乡。他经历了清末时期 7 任盛京将军、3 任东三省总督、中华民国初期 2 位奉天都督、1 位东三省巡阅使的不同执政时代。

1882 年至 1922 年这 40 年，是中国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也是东北历史风云变幻最为复杂、混乱的年代，亚洲霍乱、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日俄战争、东北大鼠疫、辛亥革命、第一次直奉战争，起伏跌宕，使人目不暇接。身处东北政治中心沈阳的司督阁，以医学传教士的特殊身

份，参与和经历了这些重大的历史事变，直接推动了中国医学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司督阁始终全心全意为中国民众服务。他以天使般的慈爱与善行，创造了永载史册的12项丰功伟绩。

第一，创建满洲第一家盛京现代医学诊所，传播现代医药学知识；第二，开展卫生考察和巡回医疗，开创了医疗下乡的先河；第三，创办盛京现代医学堂，培养和训练现代医学助手；第四，在甲午战争中创建红十字会，实行战地医疗；第五，创建满洲第一所女子医院、高级护士职业学校，第一个实行男女生同堂授课；第六，在日俄战争中救死扶伤，开设救助站援助大批难民；第七，领导中国博医会制定规范的现代医学术语，提出把医院管理权逐步转给中国人；第八，在盛京城组织指挥抗击大鼠疫，建立盛京城现代医疗防控体系；第九，反对东北种植鸦片，积极参加禁烟活动，救赎“大烟鬼”；第十，在辛亥革命中创立奉天医科大学，着手东北现代医学教育；第十一，建立规范的现代教育体系，亲手培育出东北第一批医科大学生；第十二，创立了中国苏格兰友好协会，以一生努力架设起中英友好的桥梁。

因此，司督阁深孚众望，赢得各界人们的普遍尊敬和信任，他的这些历史贡献载入青史，有目共睹。东北民众称他为“奉天神医”或“奉天圣人”。中国政府、俄国政府、日本政府、英国政府先后为他授勋，表彰他在救死扶伤中的突出贡献。中华民国教育部和东北民众团体为他铸造了一尊半身青铜塑像，以资永久纪念他的功绩。

但是，由于长时期意识形态作用和惯性思维以及西方传教士和医学传教士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国内学界对于外国传教士的历史作用和历史贡献的认识与评价有所分歧。

一部分学者习惯于把西方的传教士和医学传教士与西方的坚船利炮联系起来，不分青红皂白，将他们一律视为西方的“侵略工具”、“精神鸦片”加以批判和诋毁。这样做只是在充任意识形态的传声筒，其实很不客观、很不公允，也有失人品和国格。

近年来，有许多学者站在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开拓视野，开始反思过去简单片面、为我所用、自我捆绑的历史研究方法，对西方传教士进行深入认真、科学求实的考证，通过大量的历史资料肯定了他们对中国历史发展和现代化进程诸如医学、教育、科学等领域所做出的突出贡献。

这是人类良知的回归，是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历史学术研究的一

个伟大进步！司督阁作为一名西方医学传教士，如果他在天有知，也一定会露出宽慰的笑容。

司督阁“以异国平民，能竭其毕生精力，成此伟大事业，以造福病黎及学子，可谓大爱无分国际，伟业端赖自强”。他用一生的真诚、善良、博爱，建立起一座巍峨的人生城堡。走进这座城堡，可以尽情地去呼吸苏格兰高地的纯净空气，浏览爱丁堡大学的多彩风光，领略英格兰医学的科学深邃，感受一位上帝仆人在中国东北的谦卑、执著与作为……

司督阁所思、所行，既是他个人的选择，也是真理的召唤。他在中国工作、生活的40年中，对自己的工作不断进行修正和调整。来华初期，他施医与布道并重，既做医师也做传教士，拯救人的肉体 and 灵魂。来华中期，他以施医济世作为主要工作，扩大医院规模，提高医疗水准，创造辉煌医学成就。来华后期，他在施医的同时，开展现代医学教育，创办医科大学，培养中国的现代医学人才，并把医院和医科大学逐步交给中国人管理。他把这些主张，通过中国博医会传递给更多的医学传教士和传教使团。

在《东北西医的传播者杜格尔德·克里斯蒂》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道出了司督阁与中国人民建立的深厚情谊：“克里斯蒂医生信仰的宗教从没有把他和中国人民分开，而是敦促他深入到他们中间，和他们打成一片，去帮助他们，去向他们倾诉自己对基督的爱和上帝的爱无所不在。他从未强迫任何人信教，但是同时，基督教则成为他与中国人谈论的自然话题。没有一个外国人与这样多的中国官员建立友谊，他们不是基督徒，但他们都承认和尊敬在克里斯蒂医生背后那最为重要的精神力量。”

司督阁晚年回到苏格兰，不顾年老体弱，仍然牵挂着盛京施医院和奉天医科大学，为中国赴苏格兰留学生和奉天医科大学争取更多的捐款，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1936年12月3日，司督阁爵士在苏格兰爱丁堡逝世，享年81岁。

英格兰维多利亚时期剧作家、代表诗人之一罗伯特·勃朗宁在《索尔德罗》一诗中有这样的句子：

我对自己的角色满意，
一旦天赐良机，
为了他人的幸福，
我愿把这条生命抛弃。

这些诗句，可以凝练地表达出司督阁一生的遵循与追求！值得庆幸的是，司督阁与他的夫人伊泽·英格利斯为世界留下了《满洲十年》、《奉天三十年》、《东北现代医学的传播者——杜格尔德·克里斯蒂》等著作，介绍了他们在中国的经历，真实地描绘出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留下了大量的感性知识，成为后人研究历史的非常有价值的资料。

《奉天三十年》的全译本日文翻译者、日本学者矢内原中雄在译著的序言中说：“提起司大夫，奉天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人们感激他的恩惠，像神灵一样崇拜他。不仅如此，就是地方官也对他特别尊重，称誉他为传播文化的使者，聘他为外交工作的名誉顾问，给予其超越国界的信任。”

另一位《奉天三十年》日文节译者、日本学者卫滕利夫说：“在我研究那些枯燥无味的奉天地方史料的同时，阅读了克里斯蒂的《奉天三十年》。我发现，它凝结着人们的血汗和眼泪，是奉天永垂不朽的东西，即使其他一切都消失了，这篇回忆录也将流传下去，因为他发自笔者的心里，具有浸透人们灵魂的作用。”

为什么两位日本学者在相隔两年的时间内，先后翻译同一本书呢？毫无疑问，是司督阁的国际主义精神和博爱济世精神感动了他们，撞击着他们的灵魂。

一个世纪以后，我同样以一个后人的虔诚，尝试着走进司督阁的人生城堡，去拜谒、瞻望、躬身倾听，并且努力再现他那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以我的文字缅怀这位中国人民亲爱至诚的老朋友、名冠东西方现代宗教史和医学史的世纪伟人。

这本书是一部长篇史传报告文学作品，共分10章35节，以司督阁的人生经历为主线，以盛京施医院及奉天医科大学的创建、发展为主要副线，描述了司督阁所处的历史时代、理想追求、人生信念以及历史贡献。本书真实、客观地再现了司督阁的人生经历、道德情操、生活情趣、行为品格，同时也记录了盛京施医院和奉天医科大学所经历的沧桑巨变。

本书的另一条副线记录了盛京城东关基督教会创立、兴盛、复兴等各个时期的历史风貌和司督阁与约翰·罗斯牧师、刘全岳牧师、陈子敬长老等的深厚友谊，以及他们对司督阁创建盛京城教会医学事业的坚定支持。

司督阁经历了东北近现代史上最为剧烈动荡的时期。作为历史的参与者和见证人，他或身临其境，或热心关注，并颇多感慨和评述。本书描述了那一历史时期中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司督阁在这些重大事件中的作为或

观点以及这些事件对历史演进的作用和影响。这对于研究东北晚清史、社会史、宗教史、医学史、教育史、地域文化史、基督教会的历史作用等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书在报告重大历史事件的时候更注重对人物的描写。其中，许多生动的场景和细节描写，再现了130年前司督阁在中国创业年代里的音容笑貌，描绘了与司督阁同时代的许多历史人物的人生经历、性格特征、历史贡献，使读者感受到那些真实的历史人物在推动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这些人物形象，每个都具有独特的鲜明个性，读之如见其人，如临其境，令人感慨。

时间在前进，历史也在前进。撰写这样一部长篇史传报告文学并非开时间和历史的倒车，而是为了缅怀先贤，激励今人，传承慈爱与公义，使我们能够站在新的历史高度上思考现在与未来。反思历史，是为了使我们警醒励志、睿智高远，明确心中的目标，担负起历史赋予我们的重任。

2013年是司督阁创立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130周年的日子，谨以此书作为一份薄礼，献给司督阁和他创建的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司督阁的高尚精神固如日月，永远照澈人间。

我希望司督阁的高尚精神能在中国继续发扬光大，司督阁倡导的医德医风能在中国得以传承，司督阁开创的东北现代医学事业能在中国不断发展进步，以我们自强不息的勤奋努力开创美好的未来。

倘能如愿，作为本书的作者，我将非常欣然。

作者

2012年2月

目 录

第一章 在盛京城创造出一个现代医学神话	1
第一节 创建满洲第一家盛京西医诊所	1
第二节 洋医洋药初显出神奇威力	17
第三节 盛京西医诊所名扬满洲	28
第二章 具有苏格兰高地精神的个人品格	39
第一节 高地铸就了岩石般的坚强性格	39
第二节 在德贞的家乡决志传教	56
第三节 蜜月里开始的万里远行	68
第三章 在怀疑和对峙中融汇东西方文明	79
第一节 与小河沿三义庙陈家结下情缘	79
第二节 向盛京将军直陈东西方医学差异	88
第三节 以中国人的姿态融入社会	101
第四节 东关教会奋兴与盲人张臣的故事	109
第四章 抚平哀痛以超然的胸怀重新上路	118
第一节 第一次培训吞服失败的苦果	118
第二节 面对难以承受的失妻哀痛	124
第三节 创办盛京医学堂与第二次婚姻	133
第五章 战争和暴乱中经历的磨难与作为	142
第一节 与左宝贵将军的珍贵友谊	142
第二节 在营口港创建红十字医院	154
第三节 在波峰浪谷中颠簸的五年	163
第四节 义和团运动给盛京带来的灾难	180
第六章 持守善良夙愿与播种美好希望	203
第一节 日俄战争中救助难民和伤兵	203

第二节	赵尔巽将军主政满洲与募捐建院	217
第三节	写下中国博医会的辉煌一页	230
第四节	徐世昌总督的新政路线图	237
第七章	在瘟疫和革命中展示现代医学威力	255
第一节	在奉天城指挥抗击大鼠疫	255
第二节	永远留在奉天城的年轻生命	266
第三节	世人瞩目的万国鼠疫研讨大会	282
第四节	在辛亥革命中筹建奉天医科大学	290
第八章	创办高等医学教育培养现代医学人才	307
第一节	亲手培养出东北第一批医科大学生	307
第二节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医学教育的冲击	326
第三节	两位英国留学生与两位陈家女弟子	343
第四节	新的进步和最后的辞别	353
第九章	倾尽一生真情把心永远留在中国	366
第一节	东北民众为司督阁塑造青铜雕像	366
第二节	凝结了一生的情愫与羁旅	378
第三节	日伪时期盛京施医院轶事	387
第四节	以一生努力架起中英友好的桥梁	399
第十章	盛京施医院在新起点上的蓬勃发展	413
第一节	1949 年，艾格思眼中的盛京施医院	413
第二节	珍妮特重访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416
附录一：永远的思念与仰望		420
第一节	笔者的两篇短文	420
第二节	寻找亚瑟·杰克逊·弗雷姆医生的墓地	424
附录二：司督阁年表		431
本书原始调研		437
本书特别注明		438
参考文献		439
后 记		442

第一章 在盛京城创造出一个现代医学神话

第一节 创建满洲第一家盛京西医诊所

—

1882年10月，一个朝阳刚刚露出水面的早晨，惠风和畅，百鸟盈翔，万籁清新。一艘来自英国的远洋客轮，在上海的黄浦江边缓缓靠岸，慢慢放下舷梯。伴随着一片嘈杂声和脚步声，在海上漂泊了一个多月的司督阁满怀自信地走下舷梯。

司督阁时年27岁，金发碧眼，面颊清削，目光睿智。他身高中等，有一副充满健康与活力的好身材，身穿一件苏格兰风衣，显得潇洒精练。踏上黄浦江码头的司督阁，步履轻盈，仿佛踩在欢快的鼓点上，目光中呈现出登上这片大陆后的兴奋与激动。

这位生机勃勃的苏格兰小伙子，毕业于苏格兰爱丁堡大学医学传教士学院。他是带着传颂上帝的慈爱，以医学技术服务满洲（现中国东北）民众的坚定信念，远航万里来到中国的。



青年时代的司督阁

走在司督阁身边的是新婚妻子伊丽莎白。她是一位苏格兰牧师的女儿，长得端庄优雅，满目笑靥。在他们身后是司督阁的同学和好友韦伯斯特夫妇，他们也怀着和司督阁同样虔诚的信仰和仁爱，远离亲人，远离安逸的生活，远离繁华的欧洲大陆，与司督阁夫妇一起，登上了这艘前往上海的客轮。

司督阁稍微放慢了脚步，带着略显激动的口吻对伊丽莎白说：“从此刻起，我就当自己是一个中国人了！我要施展我的医术，治病救人，传颂上帝的慈爱与恩惠。”

伊丽莎白说：“感谢上帝，从此便多了一个叫杜格尔德·克里斯蒂的中国人。”

司督阁笑着否定说：“不，不。从现在起，我的名字叫司督阁，你就是司督阁太太。”

韦伯斯特接着话头说道：“司督阁？这个名字听起来不错，也许这个名字会被中国人写进历史，永远流传下去。”

司督阁略作思考，回答说：“我还没有这么强的自信。我只是遵从上帝的旨意和我心中圣灵的指引来到这里的，唯愿这里的人们世代传颂上帝的美名，传播真理的声音。而我只是被神所使用，侍奉上帝和大众的仆人。”

韦伯斯特深感赞许地说道：“阿门，神的慈爱和能力堪比使万物苏生的春日暖阳，而我们的所思所为只是如拂去冬日浮尘的微风一般卑微。”



1890年的上海黄浦江码头

司督阁说：“精妙，像大卫王的赞美诗一样富有哲理。”

两人正在谈论时，伊莉莎白蓦然指着远方的景致，略带惊讶地说：“先生们，我们是不是回到了欧洲？”

众人暂停了谈话，顺着伊莉莎白的手指望去。

黄浦江上，汽笛声声，桅帆凛凛，挂着各国旗帜的西方客轮和商船来往穿梭，进出码头的渔船往来不绝。外滩沿街，矗立着欧美建筑风格的各国银行大楼。街市里，豪华的欧式马车、中式马车和人力车充斥其间，熙熙攘攘。

目睹此间情景，这几位初次踏上中国土地的英国人不禁纷纷赞叹起来。

上海作为清代最早崛起的具有现代化意识的繁华城市，代表中国首先迎接了这些来自英国的友人。紧跟着世界工业文明和现代化脚步的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先进最发达的城市，颇具欧洲大都市的繁华。

置身在上海，司督阁夫妇与韦伯斯特夫妇如同置身在欧洲的国度，一点也没有陌生感。负责接待他们的苏格兰联合长老会上海教会安排他们在上海逗留3天。

晚上，距离他们居住地不远的大马路上（现南京东路），15盏电灯顿时亮了起来，引起伊莉莎白和韦伯斯特夫人一阵惊呼：“真有大伦敦和巴黎的味道。”

司督阁与韦伯斯特他们都没有想到，中国的上海居然是世界上第一批使用电灯的城市。当时，上海联合长老会与英国领事馆已经建立了电话联系。眼前的一切使司督阁和韦伯斯特几乎惊呆了，上海简直不逊于任何一个欧洲的中心城市。

后来司督阁了解到，点亮上海这15盏电灯的并不是中国人，而是他的英国同胞阿·威利特尔。1879年，美国人爱迪生刚刚发明了世界上第一盏电灯。3年之后，威利特尔便招股成立上海电气公司，在大马路31号创办了中国第一座发电厂，使上海第一台发电机开始转动起来。但是，司督阁与韦伯斯特看到的上海绝对是当时



黄浦江边的老路灯

中国的特例。

上海是中国仅有的一个能让欧洲人感到惊奇的口岸城市，并不能代表当时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愚昧、落后、贫困、保守、排外、固步自封的整体面貌。

3天之后，司督阁夫妇与韦伯斯特夫妇一行登上一艘英国太古轮船公司的轮船，离开了上海，驶往满洲的营口港。在这一行程中，他们才开始真正感受和认识中国的实际状况。

营口港位于当时满洲最大的航运水道辽河口附近，古称“没沟营”。营口港的开拓和发展与大清国的腐败没落、世界列强侵入中国、迫使中国打开国门、粉碎贸易壁垒息息相关。

1840年6月至1842年8月，中英爆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清政府以失败告终。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在英国炮舰的威逼下，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条约规定：（1）割香港岛给英国。（2）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3）中国向英国赔款2100万银元。（4）英国在中国的进出口货物纳税，中国与英国共同议定。（5）英国商人可以自由地与中国商人交易，不受“公行”的限制。

1843年，英国政府又与清政府订立了《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也称《虎门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附约，其中增加了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等条款。

1844年7月、10月，美国和法国先后与清政府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获得除割地、赔款之外与英国同样的特权。

从1845年起，比利时、瑞典等国家也都先后与清政府签订了类似条约，使大清国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封闭一统的大清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解体，逐渐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供给地。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中国进入近代社会，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

1856~1860年，中英之间发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同样以失败而告终，被迫与英、法等国签订《天津条约》。其第11款规定：“增开汉口、九江、南京、镇江、台南、淡水、潮州、登州、牛庄等府城口岸，后皆准英商亦可任意与无论何人买卖，船货随时往来。至于听便居住、赁房、买屋、租地，起造礼拜堂、医院、坟莹等事，并另有取益防损诸节，悉照已通商五口无异。”

此条约致使中国大部分沿海口岸城市对外开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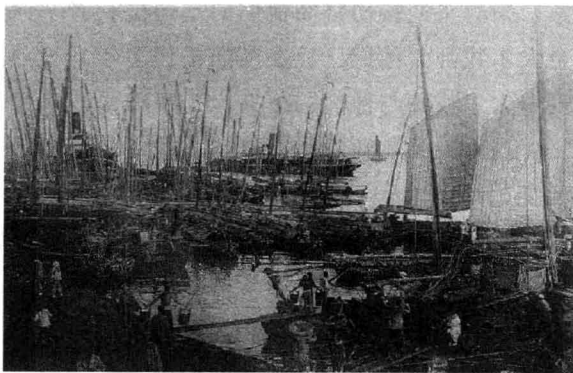
回顾两次鸦片战争的历史，大清国既有屈辱也有庆幸。屈辱的是，在列强的炮舰之下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无颜面对列祖列宗。庆幸的是，大清国终于打开了壁垒，看到了欧美列强的现代体制，引领世界的发展潮流，科学与现代化的强大力量。此外，伴随着西方洋人的到来，新的思想与理念也来到了中国。

在这些洋人中，不乏有热爱中国人民，为改变中国的贫困落后面貌，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披肝沥胆、奋斗终生，值得中国人民永远缅怀的朋友。他们有的因公殉职在中国，埋葬在中国；有的留在中国，终生为中国人民服务；有的晚年离开中国，但一生都与中国人民的事业联系在一起。

1861年5月23日，英国首任驻牛庄领事托马斯·泰勒·密迪乐乘“斯福因库斯”号来到没沟营，换乘小艇转赴牛庄。他考察了没沟营与牛庄两地后，在牛庄与清政府派驻牛庄负责通商事宜的乌勒洪额、山海关监督福瑞、牛庄防守尉毓昌、海城县知事张鼎镛商谈时提出：由于牛庄小姐庙河水淤积水浅航行不便，提议将商埠开在牛庄属下的没沟营。

没沟营距海口甚近，水深河阔，码头靠城，是开埠通商最佳之地。密迪乐并提出，按照《天津条约》移地开埠已有成例，如潮州开在潮河海口汕头，登州实开在芝罘（烟台）为口岸，因而要求牛庄港开在没沟营（营口港）。清政府谈判官员感到既有移地开埠成例，没沟营又是牛庄辖地与条约无违，便予以默许。于是，同年6月11日，英国领事馆便在没沟营的东营子三义庙租赁民房开馆。1867年1月，清政府设营口海防同知厅，负责海疆治安。

根据中法《天津条约》和中英《北京条约》，营口港代替牛庄，成为满洲第一个对外通商口岸。随着外国贸易公司和传教士的进入和长期居住，营口港封闭的自然经济被打破，南北商客云集于此，满洲的物产、南方的杂货输出输入，这座旧时的渔港小镇也因此逐渐兴盛繁荣起来。



营口港码头

1882年，英国在营口港的常驻居民居外国人之首，并设有领事馆、医

院、码头等，经营海运业的英商有旗昌洋行、怡和洋行、瑞康洋行、远来盛洋行、卜内门洋行和亚细亚石油公司，太古轮船公司是其中的一个大户。

太古轮船公司资金雄厚，巅峰期自备仓库两座、码头两处，有轮船13艘，诸如德安号、宁波号、成都号、宁海号、牛庄号、临安号和海平号等等。生意格外兴隆，每月进出港的货船平均在13艘以上，货运量在1.2万吨左右，定期通往上海、天津、华南、香港和英国。太古轮船公司中国国内主要航线有营口港——上海、营口港——天津两条航线。

秋季，满洲的气候较上海寒冷。10月下旬，许多树木在萧瑟的秋风中已经落叶了。司督阁一行一走下轮船，便身生一阵阵寒意。

司督阁他们并不是苏格兰联合长老会派往满洲的第一批来客。早在1864年，苏格兰长老会就开始向中国派遣传教士，首先在宁波，随后转往烟台，再前往满洲，那里成为苏格兰长老会在华的主要责任地。

1829~1880年，韦廉臣是苏格兰差会的负责人。他在1855年就已经来过大清国，在许多不同部门工作，并带来了一批基督教历史和教义书籍等宣教资料。1869年，医学传教士亨特经牛庄港到盛京施医布道。1870年，医学传教士白兰德在营口港创办普济医院，设立内科、外科，并有几位助手参与工作。

1872年，受苏格兰长老会差派，约翰·罗斯牧师来到营口港，并动身前往辽阳城和盛京城传教。但是，这时的医学传道和福音传播工作还处于初始阶段，在司督阁前往满洲之前尚没有形成太大的规模和影响。

来码头迎接司督阁他们的是两位长者——约翰·罗斯牧师和约翰·麦金太尔牧师。他们已经在满洲工作多年，很熟悉这里的情况。罗斯牧师与麦金太尔牧师与他们一一拥抱、寒暄。

当天晚上，营口港英国领事馆和营口港联合长老会共同举办了欢迎晚宴。

驻营口港的英国领事说：“年轻人，欢迎你们到满洲来！你们使我看到了满洲医学传教事业希望的曙光。虽然你们身在异国他乡，但是神的旨意引导着你们，女王陛下和全英国的人民支持你们，你们要把上帝的福音带到中国的民众中去，解除他们的疾病痛苦，让他们的身体得到健康，心灵得到安慰。”

罗斯牧师说：“我得到了圣灵的启示，我看到了秋天的柳树在发芽，我相信满洲的教会要奋兴、朝鲜的教会要奋兴。这不是我们的力量，乃是

神的力量；这不是我们的期盼，乃是神的期盼……”

司督阁代表韦伯斯特夫妇说：“我们知道前方的道路不会平坦，但是有神的引导我们不会回头……如果我们跌了跤，迷了路，请圣灵指引我们，带领我们，给我们智慧和能力……我们想做的，不是我们要做的，乃是神应许我们做的……感谢神对我们的恩典，一切荣耀归于神。”

司督阁发言结束，提议大家共同歌唱《盛赞天恩》：

许多危险，试练网罗，我已安然经过。

靠主恩典，安全不怕，更引导我归家。

将来禧年，圣徒欢聚，恩光爱谊千年。

喜乐颂赞，在父座前，深望那日快现。

……

寒冷的11月，北风在窗外呼啸着，衰草枯杨和低矮的民居在寒风中战栗，只有暗蓝色的苍穹和闪烁的星光透出一线生机。在联合长老会，罗斯牧师把司督阁夫妇与韦伯斯特夫妇带到窗口前，望着头顶上的天空，介绍起满洲基督教会的历史梗概。

罗斯牧师说：“1852年，德国传教士郭实烈最先来到满洲，将基督教传入营口港，并在东汉街与南新街分建福音堂两处。1866年2月，英国传教士韦廉臣来营口港传教，建立了长老会。1870年，英国爱尔兰医学传教士白兰德来营口港施医布道，成立了普济医院。”

司督阁急切地问道：“先生，您10年前偕妻子经烟台抵达营口港，开始传播福音。我想知道，您首先做了哪些工作？”

罗斯说：“我用一年时间学习汉语，第二年开始传教，并将宣讲福音对象重点放在目睹时代变局具有求新求变思想的知识阶层和饱受饥饿与疾病折磨生活无所依靠的贫苦阶层，为营口港信教人王静明、林万镒等施洗。随后，在营口港太平山设立教会。满洲的传教工作，就是从营口港开展起来的。现在，盛京城和辽阳城的基督教会已经先后建立起来了。”

韦伯斯特说：“我们知道中国人有自己的信仰和文化，有自己的传统的汉医学，要改变他们固有的观念将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罗斯牧师说：“这当然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但是，中国人并非全然不能相信上帝，亦非全然不能相信西洋医学。他们大多尊敬祖先教训，遵从传统医法，在他们之中纵有信奉异教崇拜偶像乃至敬奉妖邪诋毁上帝